

12

T 3324/820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540 EAST 57TH STREET  
CHICAGO, ILL. 60637

CHINESE - JAPANES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MAY 31 1940

善女鏡補卷二十七

兵事

吳江翁廣平 海味茶

平秀吉者薩摩外人之奴以取魚解外樹下適值月白  
出獵聞白倭將之氣顯者也時山城將信長為此敵  
敵而語之秀吉雄健跨提軍口辨信長說之令以而後  
辭用事為信長並兼會并二十餘冊遂為攝津領守大  
將官奉謀河奇木未得信長命秀吉統兵討之俄信  
長為在下明智所試為吉方以城河奇木大開交與部

吾妻鏡補卷二十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兵事

吳江翁廣平 海琛纂

平秀吉者薩摩州人之奴以販魚醉卧樹下適值閑白  
出獵閑白倭將之最顯者也時山城州渠信長為此職  
執而詰之秀吉雄健跨捷有口辨信長悅之令收馬後  
漸用事為信長畫策奪并二十餘州遂為攝津鎮守大  
將有參謀阿奇木支得罪信長命秀吉統兵討之俄信  
長為其下明智所弑秀吉方攻滅阿奇木支聞變與部

將行長等乘勝遠兵誅之威名益震尋廢信長三子僭  
稱閔白盡有其衆時萬歷十四年於是益治兵而征服  
六十六州設二閔東曰相板西曰赤門各有船艘數千  
又以威脅琉球呂宋暹羅佛郎机諸國皆使奉貢乃廢  
倭王山城君改國王所居山城為大閣自號大閣王廣  
築城郭建宮殿其樓閣有至九層者裝黃金下榻睡房  
百餘間寔美女珍寶其中嘗東西遊卧令人不法其用  
法嚴軍行有進無退違者雖子婿必誅以故所向無敵  
乃改元文祿後復僭稱帝並欲侵中國滅朝鮮而有之

台閔故時汪直遺黨知唐人畏倭如虎氣益矯益浩大  
甲兵繕舟艦與下謀入中國用朝朝人為導慮其琉球  
洩其情使毋入貢同安人陳甲者商於琉球懼其為中  
國害也與琉球長史鄭迴謀因進貢請封之使其以其  
情告來又旋故鄉陳其事於巡撫趙參魯參魯聞以下  
兵部移咨朝鮮王王但深辨嚮導之誣亦不自知其謀  
已也初秀吉廣徵諸鎮兵儲三歲糧欲自將以犯中國  
會其子死旁無兄弟前奪豐後島主妻為妾慮其為患  
而諸鎮怨秀吉之虐已也咸曰此舉非侵大唐乃襲我

耳各懷異志由是秀吉不敢親行十九年十一月朝鮮國王李昫奏倭酋閔白平秀吉声言明年來犯詔兵部申飭海防朝鮮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有倭夷往來互市二十年五月秀吉分遣其將正行長義智僧元之蘇宗逸等將舟師數百艘由對馬島渡海陷朝鮮之釜山鎮乘勝長驅以五月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時朝鮮承平日久兵不習戰昫又酒酒弛備猝島夷作難望風皆潰清正等遂逼王京昫棄王城令次子瑄攝國事奔平壤已復奔義州遣使絡繹告急倭遂入王京毀

坟墓劫王子王妃剽府庫放兵淫掠追奔至平壤七月昫出避愛州遊擊史儒等率師至平壤戰死總兵祖承訓赴援與倭戰於平壤外大敗承訓僅以身免八月中朝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畧都督李如松為提督統兵討之時倭入豐德諸郡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募能說倭者偵之於是嘉興沈維敬應募維敬者市中無賴也是時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為聲援維敬至平壤執礼甚卑行長給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不久當還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屬盡朝鮮耳惟

敬以聞廷議倭詐未可信乃趣應昌等進兵而石星頗  
惑於維敬乃題署遊擊赴軍前且請全行間送之如松  
麾下明年正月如松督諸將進戰大捷於平壤行長渡  
大同江迨遼龍山所失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竝復  
清正等亦迨遼王京如松既勝輕騎趣碧蹄館敗而退  
師駐開城初如松誓師欲斬維敬以參軍李應試言而  
止至是敗氣縮而應昌急蓄成功倭亦乏食有歸志因  
而封貢之議起應昌得倭報維敬書乃令遊擊周完謨  
同維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於四月

棄王城迨時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復定兵部  
言宜令王還國居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為  
便詔可應昌疏稱釜山雖瀕海南由朝鮮境有如倭規  
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今揆兵協守為  
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議留江  
浙兵五千分屯要害仍諭如松蒐練軍實毋恃外援已而  
沈維敬歸自釜山同倭使來請欵而倭遂犯咸安晉州  
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如松計全羅  
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鎮南原祖

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州已倭果分犯官兵並有  
斬獲兵科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退誘我撤  
兵而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已露宜  
節制征剿遼東都御史趙燿亦報不可輕受七月倭從  
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時師久暴露聞撤勢難  
久留應昌請留劉綎川兵吳惟忠駱尚志等南兵合剿  
遼兵共萬六千總統分布慶尚之大邱月餉五萬兩資  
之戶兵二部先是發帑給軍費已累百萬廷臣言虛內  
寔外非長策請以所留川兵命綎訓練兵餉令本國自

辦於是詔撤維敬等兵止留綎兵防守諭朝鮮世子瑄  
居全慶以顧養謙為經畧九月昫以三都既復疆域再  
造上表謝恩然時倭猶據釜山也石星益一意主款九  
月兵部主事曾偉芳言倭款亦去不款亦去款亦來不  
款亦來蓋開白大衆已遠行長留待知我兵未撤不敢  
以一天加遺欲歸報開白捲土重來則風不利正苦冬  
寒故曰款亦去不款亦去沈維敬前倭營講購咸安晉  
州隨陷而欲待款翼來年不攻則速之款者正速之來  
耳故曰款亦來不款亦來宜令朝鮮自為吊死問孤練



兵積粟以圖自強帝以為然因勅諭昫者甚至二十二年正月昫遣陪臣金晬等進方物謝恩禮部郎中何喬遠奏晬涕泣言倭寇猖獗朝鮮束手受俘者六萬餘人倭語悖慢無禮沈維敬與倭交通不云和親輒云乞降臣謹將萬曆十九年中國被掠人許儀所寄內地書倭夷答劉綎書及歷年入寇處置之宜乞特赦急止封貢詔兵部議四月尚寶司卿趙崇善疏言既不王封貢當議戰守朝鮮惟釜山為倭寇出入之路倭由釜山入王京必徑全羅慶尚二道而全慶之間如雲峯大邱皆有

險可據今劉綎戍兵五千再加南兵三千今之訓練以守全慶章下部時言官交章止封遼薊都御史韓取善亦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八月養謙奏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諭行長部歸倭盡與封貢如約九月昫請許貢保國帝乃切責羣臣阻撓詔小西飛入朝既至石星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口過關不下既集諸官面譯以要三事一勒盡歸菓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倭俱聽從以聞十二月封議定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享副之同有

沈維敬往禮部議日本舊有王未知存亡閔白或另擬  
二字或即以所居之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上  
不聽竟冊封平秀吉為日本王給金印行長授都督僉  
事二十四年正月封使抵釜山而沈維敬詭言演禮同  
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噐武經又驅  
壯馬三百至南戈崖佯備騎從實陰獻秀吉取阿里馬  
女與倭合李宗城紂綉子經行之營所在索貨次對馬  
島太守儀智夜飾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惟中宗城安  
之後酋數請渡海不允儀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

并欲淫之儀智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爭道宗  
城欲殺之隆誅其左右以倭將行刺宗城懼棄璽書夜  
遁比明失路自縊于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方亨聞于  
朝帝怒逮問宗城議戰守會方亨復揭倭情無變正使  
自為奸人誤耳帝乃以方亨充使加維敬神机營銜副  
之立限渡海九月楊方亨沈維敬奉冊如日本日本人  
民間天朝封閔白沿路焚香俯迎抵國門其臣下亦無  
不肅敬而閔白平秀吉受詔甚倨怒朝鮮王子不來謝  
止遣二使奉白土綢為賀語維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

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遠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  
天朝耶辱小邦耶且留石曼子兵於彼俟天子處分然  
後撤還拒朝鮮使不見翌日奉貢遣使齎表文二通隨  
冊使渡海至朝鮮議遣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謝  
恩其一乞天子之處分朝鮮初方亨詭報去年從釜山  
渡海倭於大版受封即回和泉州然責朝鮮二子不往  
謝禮又微仍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  
至是維啟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書不奉  
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搜二百艘

屯机張營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維啟并呈石星前後  
手書帝大怒命逮石星沈維啟按問以兵部上書邢玠  
總督薊遼改麻貴為備倭大將軍經理朝鮮僉都御史  
楊鎬駐天津申警備楊汝南丁應泰贊畫軍前五月玠  
至遼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害水索朝鮮地畝玠遂  
決意用兵麻貴望鴨綠江東發所統兵僅萬七千人請  
濟師玠以朝鮮兵惟閑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  
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兵劉綎督川漢兵聽薊  
貴密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掩釜山則行清擒清正

走玠以為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六月  
倭數千艘泊釜山戮朝鮮郡守安宏國已復往來竹島  
漸逼梁山熊州維敏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玠陽為慰  
藉楊元襲執之縛至貴營維敏執而嚮導始絕七月倭  
奪梁山三浪遂入慶州侵閑山統制元均兵潰遂失閑  
山閑山島朝鮮山西海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  
守在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至而我水師三  
千甫抵旅順閑山破經畧檄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江  
扼倭西下兼防運道八月清正圍南原乘夜猝攻守將

楊元跣足而遁時泉州有陳愚表忠州有吳惟忠各扼  
要而泉州去南原僅百里南原告急愚忠不敢救聞已  
破棄城走麻貴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忠合兵屯於  
公州倭遂犯全慶逼王京王京為朝鮮八道之中東溢  
為烏嶺忠州西隘為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  
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貴請於玠欲  
棄王城退守鴨綠江海防使蕭應宮以為不可自平壤  
兼程趨王京止之麻貴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察使  
李元翼由烏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玠既身赴王京人心

始定玠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問朝廷王畫云何  
珍曰陽戰陰和陽剽陰撫政府八守密畫無泄也應試  
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剽楊元猶望處  
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維敬不死則退矣因請使李大  
諫於行長馮仲纓於清正玠從之九月倭使至漢江楊  
鎬遣張貞明持維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俟處分  
之實行長正成亦允清正輕舉乃退屯井邑貞明返至  
中途為人刺死麻貴遂報青山稷山大捷蕭應揭言倭  
以維敬手書而退青山稷山並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

鎬怒遂劾應宮恇怯不親解維敬並逮十一月玠徵兵  
大集帝發帑金犒軍賜玠尚方劍以御史陳劾監其軍  
玠大會諸將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中高策並以  
副總兵分將經理楊鎬同麻貴率左右協自忠州烏嶺  
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絢勿往援  
復遣中協屯宜城東援慶州西扼金羅以餘兵會朝鮮  
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幟詐攻順天等處  
以牽制行長東援十二月會慶州麻貴遣黃應賜賄清  
正約和而率大兵奄至其營時倭屯尉山尉山之南島

吾妻鏡補 卷二十七  
山俱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奎寨其陸路由  
彥陽通奎山貴欲專攻尉山恐奎倭由彥陽來援會中  
協高重吳惟忠等扼梁山右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  
兵又遣右協羅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二十  
三日乃進攻尉山游擊擺寨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  
百餘倭盡奔馬山連築三寨翌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  
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出方力攻山  
寨時裨將陳寅身先士卒斫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  
倭拒守至其第三寨垂拔楊鎬遽令國器割級戰稍懈

國器復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收軍詰朝如  
梅至攻之不拔島山視尉山高石城新築堅甚官兵仰  
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日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坐困之清  
正可不戰縛也鎬等以為然分兵圍十日夜倭絕從隙  
發中多疊傷然亦飢甚約降緩攻而莫行長來援行長  
亦慮我襲奎營不敢輕進乃選銳卒三千人虛張幟蔽  
江上朝鮮李德馨訛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  
軍策馬先奔諸軍無統御皆潰清正縱兵逐北官兵死  
者萬餘游擊盧繼忠三千人殲馬鎬貴奔星州撤兵還

王京會同邢玠露布言尉山大捷諸營上簿書亡卒二  
萬鎬大怒駁改正稱百人贊畫丁應泰聞尉山之敗慚  
悅詣鎬問後計鎬示以內閣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  
本下旨楊揚功代應泰怒驗進退情寔首論一貫交結  
邊臣扶問欺蔽鎬附勢煽禍飾罪張功及麻貴李如梅  
按律悉當斬鎬駁改陣亡兵馬卷冊封進帝覽震怒欲  
付法輔臣趙志皋力救乃罷鎬聽勘以天津巡撫萬世  
德代鎬經理遼左二十六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以前役  
乏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議海運為持久計二月

總督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  
至玠分兵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如梅東路  
貴西路綎水路璘各守汛地相機行剿時倭亦分三窟  
東路則清正據尉山自冬攻圍益增兵西生機張而恃  
奎山為根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寨數種憑順  
天城與南海營相望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北恃晉江  
南通大海為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  
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玠懲島山之失時於三路外  
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尋報遼陽警李如松敗沒詔如

梅遂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九月將士分道進兵劉綎  
進迫行長營約行長為好會翌日攻城奪其橋軒首九  
十二級陳璘舟師協堵擊毀倭船百餘行長潛出千餘  
騎扼之綎不利退綎亦棄舟走麻貴至尉山據險割其  
糧稻頗有斬獲倭偽遠誘之貴入空壘伏兵起遂敗董  
一元進取晉州乘勝渡江南連毀永春崑陽二寨倭退  
保泗州老營鏖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沒於陣前逼新寨  
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船泊寨下千計築  
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十月董一元遣游擊

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前攻城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  
道之柴登科繼之游擊藍方威攻其東北水門信古用  
火約擊寨門碎城堞數處步兵競前拔柵忽營中火約  
崩烟燭漲天倭乘勢衝擊固城援倭亦至郝三聘馬呈  
文率騎兵先走奔遂晉州勘科徐觀瀾奏四路喪敗旨  
下部軒馬呈文郝三聘以徇一元等各帶罪立功是月  
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七月九日平秀吉死各倭俱有  
歸志十一月十七夜清正發舟先走麻貴遂入島山酋  
浦劉綎攻奪曳橋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陳璘邀擊敗



吾妻鏡補  
卷二十八  
之諸倭揚帆盡歸朝鮮患亦平自秀吉亂朝鮮前後七  
載喪師數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負至秀  
吉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秀吉凡再傳而亡  
平壤錄

吾妻鏡補卷二十八

吳江翁廣平 海琛纂

附庸國志

馬韓國 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接其南與倭  
接

辰韓國 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

弁辰國 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  
七十八國百濟其一也

邦馬國 弥賊國 寇行酒國 行解國 辰韓耆老

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  
其名國為邦為馬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以上  
後漢書東夷韓國傳

東鯤國 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  
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  
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誅畏不敢遂遂止此  
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

後漢書倭傳

按日本奧州志村石溪先生曰紀州有熊野山中國  
秦始皇令徐福與童男女五百人入海求蓬萊仙徐

福遂到此州熊野山下居住其後居富士山下云平  
考日本諸國經紀伊州在其其東南徐福島在其西  
北與新羅朝鮮相近去紀伊州有數千里徐福未必  
若是之播遷也石溪之說恐謬當以後漢書為正

百濟國 新羅國 任那國 加羅國 秦韓國 慕

韓國 宋書文帝元嘉二年倭珍自稱倭百濟新羅任  
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二十八年亦  
稱六國諸軍事有加那無百濟孝武大明六年兼有  
百濟加羅稱七國諸軍事 按唐書百濟扶餘別種

東近新羅南近日本西近越州北近高麗其國有五  
部三十郡二百城戶七十六萬武后時其地為新羅  
渤海靺鞨所分百濟遂絕

毛人國 宋書順帝昇明二年倭王武上表曰東征毛  
人五十五國 唐書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

宋喬然年代紀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  
有毛

蝦夷國 常陸國 下野國 靺鞨國 此四國見日  
本風土記多賀城碑記去王京水陸路程多賀去京

一千五百里其四國去京二三四千里不等碑立於  
大炊天皇天平寶字六年時在唐肅宗乾元五年宋  
喬然年代紀日本圖經載常陸下野屬七道中之東  
山道則知此二國在唐為屬國在宋為屬州也  
唐書黑水靺鞨國居肅慎地亦曰挹婁東瀕海西屬  
突厥南高麗北寶韋離為數十部各自治唐貞元後  
渤海國盛靺鞨役屬之不復與王會

鷄林國 唐書新羅國并韓苗裔地橫千里縱二千里  
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南瀕海北高麗唐龍朔

初改為鷄林旋復為新羅

邪古國 波邪國 多尼國 唐書倭國傳光啟元年

其東海畧中有邪古波邪多尼三小王北距新羅西  
北百濟西南直越州

海島之大者附載各國之後其小者不下千萬難以殫  
述大率在亞細亞者蘇門答臘日本浮泥最大西海艾  
儒畧職方外記

日本之東洋大與紅毛之大西洋相對 海國聞見錄

長崎與晉院東西對峙水程四十更廈門至長崎七十

二更 法國聞見錄

有西竺僧曰轉智冰炎一楮袍人呼紙衣道者走海南  
諸國至日本適吳越忠懿王用五金鑄十萬塔以五百  
遣使者頒日本使者遂智附舶歸程玘勝相寺記

癸辛雜識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坎上感慈菴僧德明遊  
山得奇葦歸作羹供眾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羹  
獲免有日本僧名定心者膚理拏裂而死其度牒至今  
存楊氏菴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僧街有法勢大和  
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號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

香妻鏡補 卷二十八  
姓平氏乃其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之僧

祥符中日本國使回乞詞臣撰本國神光寺記時當值者詞學不甚優瞻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令急撰寺記張醉于樊樓遍尋不得而夷人在閣門翹足而待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湘山野錄

日本國所貢雕觀音高五丈憲聖后製金縷衣以賜及挂体僅至其半遂再製衣以獻四朝聞見錄

洪武初日本貢一白玉觀音上甚珍之賜鷄鳴寺永樂

中仁孝皇后愛其精美以石琢者易歸大內製雕花沉香座五湖漫湖

估客所集之地為長崎畧又名瓊浦猶中國之一大都會也距王城尚三千餘里山水秀麗烟火萬家有七十二街街各有名又曰町町有長客舟至則町長王之適館如歸宴客無虛日袖海編

洋船到長崎不論中外客商有一官領數十人來搜檢雖瓶蓋蓋所藏油酒等物亦必以簽探之蓋恐其帶違禁毒藥也然其由來久矣三國志有邠閩國有市交易

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宰監察諸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遣之物諸女王不得差錯長崎稱中國人為唐人故其云公館曰唐人屋鋪亦曰唐人公館交易之所曰唐人番貯貨之所曰唐人荷物藏商於東洋者原可獲利且可開拓聞見路亦不甚遠然多山礁指南稍失即有沉溺之患又有落滌之虞故為商者恒惴惴焉

水至彭湖漸近琉球謂之落滌者水趨下不迴也凡遇風作漂流落滌回者百不一二元史

琉球北有落滌之患滌即尾閭也臺灣淡水亦然據此則琉球以東別無地矣何以尚有鳥形鬼形之毘舍那國蠕上于琉球東隅烟霧間耶是弱水之外更有測嶠扶桑以後猶多島嶼誠不容以蛙蟲之見概之也琉球國志畧周煌

南澳氣古為落滌居南澳之東南七更畧小而平挂脚巉岫石灣有沙洲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入溜則吸閣不能返北浮沉皆沙垠約三更餘盡北處有兩山名曰東獅象與臺灣沙馬嶼對峙隔洋濶四更洋名沙馬崎

頭門南積沙垠至粵海為萬里長沙頭南隔斷一洋名  
曰長沙門南北約濶五更又從南首復生沙垠至瓊海  
萬州曰萬里長沙沙之南又生嶼岫石至七州洋名曰  
千里石塘長沙一門西北與南澳西南與平海之大星  
鼎足而峙大洋之水為沙兩隔節次斷續南沙頭為潮  
汐臨頭四合流外長而內退外退而內長之船若入溜  
須沿沙節次撐上斷續沙頭夾退流乘南風東向盡流  
南退雖欲北上而南下者正所以求生也何也南風夾  
退潮方能出溜雖溜下然而歸于大海不入內溜方得

乘南風而歸蓋潮水分合退為長上為退夾流以開句  
臨頭滙足句易知近隔句難識遠扞句自有有一定之理  
在悉海國形勢於胸中意會變通豈操舟者把死木之  
所為哉南澳氣受四面流水入而不出歸于無處豈氣  
下另有一海以收納乎四入者從上而入必從下而出  
如溪流湧急投以葦席入而出於他處此理甚明並以  
誌之海國聞見錄

行海不畏風濤而畏山礁蓋海舶穩而堅雖大風浪不  
能覆也惟誤觸山礁則破矣即不幸而破壞其人至靡

有子遺雖在極遠之洋必有形跡可尋若一去不返而全無形跡者則入溜而至落滌也落滌在長崎東十餘更名南澳氣亦名嶼岵城如遇極大西北風不能收長崎則入溜中矣自我國朝康熙至乾隆中入溜者有五舟而其三則返三者之中其一康熙五十九年范姓局中舟順風行五日已能望見長崎將入港而風狂甚漂至一處四望無山影但見萬派東趨中有一派其捷如箭皆大驚曰此入溜也羣相泣禱于天后神前笑詞大吉衆心雖稍安而舟則乘風隨溜東下望見嶼岵城

衆復泣禱於神前則又大吉而舟竟入城中泊於山足兩日忽見山頂上一女提筐而行衆喜曰此天后顯聖也我輩有生机矣於是張篷以待忽東南風大作遂出城上溜而返其一雍正十二年何姓局中舟亦隨風入溜約行五六更風轉而東漂至西洋歷三年而返其一乾隆三十餘年黃姓局中舟亦入嶼岵城時值端午日至午刻城中水漸高與城外水平東南風起遂返嘉慶十五年又一舟入溜行僅二更遇南風而返余謂落滌即列子所謂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寔為無底之谷注曰



吾妻鏡補 卷二十八  
尾閭也列子又曰有蓬萊員嶠五山在焉則嶮岵之環  
拱者其果即山否耶其入而不返者將葬於魚腹之中  
耶抑羽化而登仙耶

乾隆初年吳興之德清縣新市鎮有沈南蘋名銓者工  
畫凡山水人物花鳥界畫之類俱極工細海舶曾携其  
畫出洋日本人以重價購之數年後日本人謂船主曰  
如南蘋先生肯至我國以千金為聘船主歸以告南蘋  
許之遂至日本自國王以至商賈無不願得沈先生畫  
為快者從學者有數十人留三四年積潤筆五萬餘金

市其國中貨物歸將入寧波海關忽黑風從西北來其  
船復海旋轉不定風極狂暴始則蓬檣摧矣繼則其舵  
樓圯矣樓中之人隨樓而入海船身亦觸礁而壞船中  
貨物浪打隨盡矣時舟中僅存三十三人南蘋緊抱畫  
櫃泣曰我當與此同入海也約漂四五時風稍定泊一  
小島三十三人努力取三板船上岸則廣東潮州府也  
南蘋沿途賣畫以為食有餘以分食同人歷六七十日  
始而歸 按畫友錄曰日本國遣使來迎留海外三年  
歸時所得金帛悉數散給之戚友橐仍蕭然表簡齋太

吾妻鏡補 卷二十八  
史有長歌贈南蘋謂同行有空乏者傾囊資之蓋皆欲  
高其人品耳非記實也

日本人曾購袁簡齋小倉山房集故其八十自壽詩有  
倭國都來購詩稿之句

沈景明者南蘋族類也亦曾至東洋因風不順至陸奧  
州州中風景與長崎相似其土產僅有麥蔬果之屬如  
山薯山藥黃精之類頗多麥則富貴者食之其餘食蔬  
果而已惟州之君長家則食米飯蓋日本國王所給者  
景明逗留日久舟中米盡亦食山薯等物而君長咸所

食米飯以食景明景明知君長待之厚且知舟中之貧  
者不能常食糖乃謂君長曰我欲施糖與貧者人各四  
兩君長曰君果有此豪舉我當徧示州中以廣君惠乃  
定某日於某山給發至期昇糖至山來乞者數千人有  
以銅鐵器盛者有以破螺蚌壳盛者有以磁碗瓦缶盛  
者有竟以兩手剝者既得糖或疾馳而歸與家人分食  
者或緩步徐行而喫其味者或隨行隨食而喜笑自得  
者或以指蘸食如醉酒狀卧于山上反側至山下而不  
自覺者凡施糖三千餘斤至今東洋人傳為佳話云

日本國王自來無篡奪之事聞明神宗時有稱關白者奪其位國王懦弱無可如何避于海上關白遂為王而各島之貢賦并國中之生殖俱絕竟為不毛之地于是關白曰我無德以居之仍讓故主為王而貢賦生殖如故鷄窗叢話

國中平原播藤四姓為日本巨族互相竊據為王續文獻

按此竊據乃附庸之州非山城君也

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山口豐後出雲開山軍門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

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六島而已初山口并吞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丹後因幡但馬共十二國後出雲奪歸其地山口長子死焉其君亦為陶殿所殺豐後君以其弟攝山口市吞安藝安藝殺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雄焉山城君金印勘合久為山口所有向來入貢俱山口自主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殿之亂宮殿勘合俱焚金印亦損一角不知所歸海防續編

日本國王山城君實王姓而明時入貢者多藤姓蓋國

王歷來不過守府其權皆在將軍藤姓既為將軍其朝貢之事皆得主之且有不假山城君出名而自出名者而中國紀載即以出名者為其國王耳

佚存叢書序曰無易姓革命之變誠古今所希有也考尤展成外國傳載平秀吉者以廝養代關白誘降六十州遂廢倭王山城君自號為大閣王並改後陽城天皇天正二十年為文祿元年東征事畧曰秀吉官至關白未幾弑山城君自立為王通紀纂萬曆二十二年遣臨淮侯李宗城冊平秀吉為日本王則與續編叢話之

所記大不符也考秀吉於萬曆廿六年薨子秀賴秀賴子秀忠於萬曆三十三年任將軍夫秀吉既為王矣則子孫當襲王位何以又稱將軍乎則弑君之說當未確也不過徒守空名任其爭奪而已又萬曆四十三年秀忠以兵三十萬攻秀賴秀賴敗死分據其地三十六州則山城君幾無餘地矣海國聞見錄曰昔時上將軍曾篡奪之山海應貢之物不產五穀不登陰陽不順退居臣位然後順若如故至今無敢妄冀者相亦指平氏事也惜紀載之不詳耳

山城州為畿內重地東有日野寺極高乃日昇處西有  
高雅山寺二山如龍虎拱鎮國畿又有日春大寺高二  
十丈銅佛一尊高十六丈七道周圍山城各設大將軍  
一員鎮守京畿居中惟西海道近浙江山少上養久山  
居海中方圓二百餘里竹木叢茂多茶笋又出多羅木  
有地都守之各道犯死罪矜免者發彼官賣拘留截木  
獻板非銀贖身老死不可離也平壤錄

明詩綜載日本詩有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之句竹  
垞曰國俗無冠國王但著烏帽直而頂圓銳高半尺以

綃為之男女笠用蒲或竹或楊木謂為唐制度夫豈其  
然若夫天皇之子娶于其族夫死妻立兄死妹立子死  
母立何禮之有按竹垞此說是王子與同宗為婚而王  
則否然今日之王子即他日之國王則日本世世與同  
宗為婚矣何所本而記之乎考隋書及文獻通考俱曰  
婚嫁不同姓又隋書開皇時倭王姓阿每王妻姓鷄弥  
是不同姓之明證也竹垞此言必非鑿空後見諸葛元  
聲平壤錄云國王之子娶于其族閔白子娶諸大臣家  
然徧閱歷朝日本紀傳從無此說及閱唐書新羅國傳

吾妻鏡補 卷二十八  
其族以第一骨第二骨以自別弟兄女姊妹皆  
聘為妻王族為第一骨妻亦其族生子皆為第一骨不  
娶第二骨女雖娶常為妾媵則知元聲因新羅而悞而  
竹垞又因元聲而誤也竹垞又以立女王為非禮誠然  
矣然亦視其國之治不治民之服不服耳三國志倭女  
王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弥  
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夫為王而能定國  
則亦善矣何必問其為男為女耶竹垞所論失之苛矣  
日本國抄本國史嘉興徐某令內邱所得朱竹垞太史

親見之其紙以高麗而較薄頁面人血染漬作殷紅也  
題曰吾妻鏡義理極幻異 程哲荅槎齋記人血染漬之  
說謬

日本有吾妻鏡一書亦名東鑑吾妻二字不可解或曰  
地名鏡即鑑也嘗與竹垞太史考之日本地理無有名  
吾妻者大史戲也日本本名倭奴海東諸國多以奴為  
名且有名姐奴者既可稱姐何不可稱妻耶相與一笑  
鷄窗叢話

俗傳易經不能過海洋又王漁洋言孟子不能過海今

日本俱購此二書不聞其覆溺也

凡交易必有人傳語猶中國之主人謂之通事通事之家常請中華人宴飲間有幾家用臺桌椅座之類頗精緻古雅蓋日本國人書畫飲食倭用矮几無高桌者因怪而問之答曰我上世中國人也并出其祖先畫像視之有元明人題咏其所藏字畫亦自宋元人真跡蓋為通事須通華夷之言既係中國人自不忘土音居之既久則能習夷音也余考中國之居海外者魯有少師揚擊磬襄秦時有徐福元末有沈萬四明末有田仰亦浮

海去矣紀傳中雖不明言其居何國大約不離日本近是又聞明時通商多閩人到彼為通事遂家焉故至今有中華人也

又都公譚纂李鳳鳴字時可讀書工文詞家馮馱沙高皇帝渡江以米二千斛牛羊數百犒師又手詔借米二萬斛未幾時可挈其妻子并家資浮海而去或傳其子孫在琉球云

昔登州陳松歸自東洋言於崎島遇老漁通華言問其壽曰六百歲矣五十歲時捕得扶桑國大白螺烹而食

吾妻鏡補 卷二十八  
之頓覺精神强健步履如飛但有腥臭如鯪魚為衆所  
遂出棲島際縫天鵝翮為衣捕魚為糧逢東國人詢吾  
子孫已年遠無可考矣又云其螺瑩潔如白玉大容五  
斗米綴異錄

蔡遠山先生說其曾祖博通典籍嘗附洋舶遊日本國  
王遣人到琅環客館問有唐人通史學者否以公應命  
既至揖讓畢王南面坐蔡公北面坐別設几椅兩旁侍  
臣重譯傳命見捧巨冊至則宋史也有不解處數條求  
為指示公辨論宏通反覆開曉王大悅服賜茶點畢送

出殿外既歸館明日送禮物來則珍珠滿盒龍璣百琲  
珊瑚長三四尺奇彩溢目俱却謝不受受其匣中小倭  
刀礪鷄所瑩綠光閃爍切玉如泥又有海錯數種公俱  
不識欲不受館人曰此係土產若却之王將不悅乃受  
而分贈館人焉霞舫筆談叢

磁砂消瘴毒施之東洋則更效舟中不敢帶恐為龍所  
取也蓋龍身多腥涎得磁砂洗之則淨然產于西藏龍  
不能往取乃取沿海山中之礮水石代之若携之東洋  
價可得數百換乾隆五十三年冬曾有人匿三兩於箱



吾書錄補 卷二十八  
中船主問有磁砂否其人曰無有船主欲搜之旁一人  
曰時值天寒未必有龍也遂開船出大洋忽有腥風突  
至火掌驚曰有龍來也必有人帶磁砂急拋去免覆舟  
厄其人急開箱取磁砂龍已盤旋船上爪之而去  
東洋多狝崇稍詬罵之即毀損器物搖動床屋甚至有  
損命者故為商者常惴惴焉惟恐其取戾也後乃請于  
中國塑 關聖帝君 許之一立廟于國中一立  
廟于崎島遂不敢為崇

### 後序

風車火徹屹然南戍之門烏卜獅言邈矣古辰之國糧  
原總統克念衡山采藥之人柳谷迎暘表通渤海扶桑  
之地攷其君長蕩是姪娥媿慧業於息真亦能織綿鬥  
英姿於葉柳并不驚弓洵衣冠劍佩之可稱為赤白元  
黃所未逮制度恪遵乎中土聲明特盛於東方此吾妻  
鏡之所以流傳於上國也其書凡五十二卷所紀共八  
十七年惜乎鳩舌勾糾無非孔本姿基之語虫書結屈  
間有花羅吶子之文無當雅裁殊乖史例雖承兌叟以

吾書錄補  
佚名為憾寶之不啻龍威而曝書亭以識小相評視之  
究同鷄肋平望翁海琛先生智珠善記古尺工量談天  
之口常開縮地之壺繫佩雲譎波詭聞人所未聞天昭  
日明補其所當補表世系則瞻波彥歛詳書筑紫之初  
終志職官則治部軍尼細辨坊丹之大小因幡出羽近  
稽州島之名紺屋金魚歷記郵程之號他如馬町新編  
之教令鷄林舊弄之簡編青龍指午之年經書始度白  
鳳紀元之歲韻語方滋多賀城訪從四位碑想見遐陬  
之石刻忠懿王頌五百座塙留遺古篆於金塗朱絲鈴

物氏之章識是大連後裔翠墨拓人皇之誥計當開寶  
元年曉井春雲詩成寂照蓮花貝葉表具奮然莫不輯  
錄多多部居秩秩至若披龍之戲採鯁之方臂鯨蛟鱷  
之形環挂鸚鵡之項製萬衫而索婦跨火新語設柴鼎  
以娛賓磨茶競尚以及青玉白珠之娟曜鹿身魚首之  
傀奇蜩瓦光青緞燈燄紫嵌龍鑿鳳湛然上庫之刀繪  
之月描雲妙絕倭奴之扇土風備載方物周知極之大  
漢之所居毛人之所宅下野先為屬國而後改州名新  
羅曾列附庸而恒通驛使為一卷並尺千秋願或者而

龍漠而遙縉紳勿道鴻濛以外聞見多誣今乃乾水於  
柳津模山於稻佐便奪驢脣之席難論鳳味之勳不知  
高麗番經昉自宣和之世島夷志畧成於至正之朝或  
畔或從足資青史為夷為夏並在黃番倘使見是冊而  
攢眉夫亦類垂紗之蔽眼矣壽昌名慚怒虎路昧句驪  
仁壽之言竊聞於許氏文章之友罕遇夫晁卿佩迷穀  
以何能服采華而華在柔遠能迓但看吾鄉七十座之  
誰樓德清縣故城久圯明嘉靖間以仿倭  
重建詳見家尚書德清縣築城碑  
昭彼國百廿朝之史法德清蔡壽撰

跋

翁子海琛以日本吾妻鏡一書闕畧未備積一生心力  
窮蒐博采撰成吾妻鏡補若干卷凡其國之世代譜系  
山川都邑典章風俗物產方言無不詳且盡攜以示余  
而以序為請夫吾妻鏡者日本國之史也彼國有吾妻  
島故因以名鏡即鑑也故又名東鑑雖有刻本中國流  
傳甚少在博學者未嘗見翁子乃貫穿其書舉其要而  
補其所未備異哉昔太史公作朝鮮南越東越西南夷  
等傳皆近接方域漢家聲教所及故能詳哉其言之後

世史家振拾要荒以外漸多鑿空之說然不過撮其大畧附以國史之後而已罕有專勒成書者至

本朝乃有琉球中山等志此皆

天子輜軒之使親至其地采訪其國之遺聞軼事而後成一家之言若翁子家吳江之平望闌闌囂塵一闕成市獨翁子生平能閉戶著書未嘗稅四方之駕况日本在大海外雖供職貢又與通商而史官不能得其要領翁子一窮鄉樸學之士乃能瞭然若羅紋之在其掌此豈尋常咫聞之流所能及乎昔在

高宗朝禁民間私錢偶得寬永通寶錢司農不知其所自來謂中國無此年號遂令有司者治之諸封疆大吏無二人知者守令倉皇莫知所措吾鄉王慧音先生識為日本錢以朱竹垞集中吾妻鏡跋為證每歲商人向彼國市銅因以其錢入中國耳維時桂林陳文恭公巡撫江蘇據其言以入告由是士大夫始知有吾妻鏡之名然求其書卒不可得也觀翁子之書洵可謂好古多聞矣宋時徐仲車足跡不戶庭而周知天下之務翁子殆有過之無不及也獨學老人石韞玉跋





